

克隆， 是拯救 还是噩梦？

□ 撰文 / 柳穿鱼

电影《逃出克隆岛》从生活在密闭空间里的穿着怪异的人开始。他们过着从衣着到饮食都被高度集中管理的生活，虽然一切看上去井然有序，却非常令人窒息。而当美丽的乔丹2D和林肯6E靠近，身强力壮但面部阴沉的男子马上出现在他们身边，警告他们“注意距离”时，人们不禁惊恐，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幸好这个地方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每次抽签，都会有幸运者被送到一个岛上。那个岛如天堂般美好，对他们这些“世界污染的幸存者”而言，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当每个人都做着去天堂岛的美梦时，林肯6E却恶梦连连。他思想的异动当然也被监控到，并开始接受诊断。然而诊断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林肯就已经为自己的恶梦找到了答案。

一切起始于一只林肯6E在好友麦考德那里看到的一只飞蛾。这个来自外面世界的活物，彻底打破了“外面的世界已经被污染”的生存前提，林肯6E决心去寻找答案。这个答案无疑是极其惊悚的，天堂岛实则是地狱。事先中签应该去天堂岛的强壮黑人斯塔克威泽怎么挣扎也未能逃脱被活体取出器官的悲惨命运；因临产应该去天堂岛的女人，在产床上充满欣喜地看着刚刚出生的新生命，正想抱抱他时，却被注射死亡，新生儿被送到与女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女人手中；更深的地下，满是人造子宫和里面的胚胎……林肯6E立



即想到刚刚在搏斗中获胜并且中签准备去天堂岛的乔丹2D，奔回去找到她一起逃离。

从好友麦考德那里，林肯6E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都是被控制的克隆人，被输入一定的记忆，最终都会成为他人的器官供体。在送林肯6E和乔丹2D离开时，麦考德的一句“不要相信任何人”似乎成了这部影片的一个悲伤的注脚。人类是如此自私，即使当林肯6E找到了自己的本体——年轻却面临肝脏衰竭的汤姆·林肯，并告知他所有的真相，汤姆·林肯却依然要把他送回基地。

与此同时，基地的诊断也有了结果。林肯6E在孕育时大脑被感染，从而导致预先的记忆输入出现错误，于是梅里克生物技术公司决定将林肯6E这一代产品全部销毁。

最终，克隆人还得自己拯救自己。林肯6E重新回到基地——梅里克生物技术公司，和梅里克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乔丹2D也加入其中，拯救被送往毒气室的克隆人。在这里，影片重拾人类的温情。本是雇佣杀手的艾伯特在海边将乔丹2D捉住后，无意中看到了克隆人手腕皮肤上烙下的标记，那个低人一等的标记，与艾伯特小时候就被留在手心的标记如出一辙。在把乔丹2D交给基地杀手时，乔丹2D那悲伤的眼神，彻底激起了艾伯特的同情心，艾伯特最终选择为维护生命的尊严而战。

影片的最后场景，是地下的克隆人全部走出了基地，面对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迎接他们的新生。

据说这部影片票房并不理想。想想也是，大多数人走进电影院是为了放松，而《逃出克隆岛》的场景、杀手的表情、对白都异常惊悚，光是对克隆人那个“产品”的称谓，就足以让人浑身发冷。尤其是一个新的克隆人的脐带被粗暴地剪断，克隆人被人类以残酷无情的方式带到这个世界上，又以无情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这些都无不挑战着观众的底线，无怪乎电影并不叫座。然而，导演也许就是要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引发我们对生命、对伦理的严肃思考。假如克隆人真的出现，这个社会该如何应对，克隆人和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影片的年代就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19年。而事实上，随着克隆技术飞速发展，克隆人确实已经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们用换核技术培育出了克隆鱼类和克隆两栖动物。换核技术的成熟使得科学家们开始在哺乳动物身上尝试这种研究。美国和瑞士的科学家率先从灰色小鼠的胚胎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并注入黑色小鼠的去核后受精卵，这个拥有灰色小鼠胚胎细胞核的黑色小鼠受精卵在试管里培养了四天，然后又被植入白色小鼠的子宫内。经过数百次这样的操作，白色小鼠终于生下了三只小灰鼠。

1997年2月27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一头名为“多利”的克隆雌性小绵羊。虽然“多利”的产生也是利用细胞换核技术，但是它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为交换的核不是来自胚胎细胞，而是来自乳腺细胞——真正的体细胞。这说明，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一样，也具有全能性。

2009年，还是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来自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一只名叫小小的小鼠。这是一只利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培育出的小鼠。而此前，只有胚胎干细胞可以做到这一点。iPS细胞最早由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提出，山中伸弥于2006年利用病毒载体将四个转录因子（Oct4, Sox2, Klf4和c-Myc）转入

分化的体细胞中，使其重新编码，从而得到类似于胚胎干细胞的细胞类型。小小的诞生直接证明了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多能性。这一成果，也为克隆成年哺乳动物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电影的结尾，以克隆人击败邪恶的梅里克生物技术公司、获得自由，来标志着生命的尊严最终得到了维护。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心情依然无法释然。这些克隆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冲击？毫无疑问，克隆立法和克隆技术必须展开一场竞赛。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正当科学家们对克隆技术的研究热情高涨的时候，反对克隆研究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众所周知，早先的布什政府就是克隆研究的坚决反对者，2001年的布什曾签署命令，联邦科研资金只限于资助现有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不得用于支持新的克隆胚胎干细胞系；美国还在2002年要求联合国通过禁止克隆人的国际条约。然而各国对于克隆研究的态度各不相同。虽然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支持禁止人类克隆，但是许多国家支持医学用途的人体干细胞胚胎克隆，许多科学家认为该技术给癌症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这导致克隆条约计划曾一度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难题。而最终，联合国不得不放弃“全面禁止人类胚胎克隆”公约的努力，改为由各国自己制定相关立法。

我国政府一向反对克隆人，但是从未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就连美国现任政府也于2009年9月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解除联邦政府资金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的限制，并声称这将终结“在科学证据与道德价值观之间的伪两难选择”。事情似乎变得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全面禁止克隆研究的期望似乎已经成了镜花水月，克隆研究从未停止并一直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怎样加强对克隆研究的管理和控制成了真正切实的问题所在。否则，现实生活会不会也像影片那样，渴望延续生命的人们，为了金钱不惜残害克隆人的盈利组织，与成熟的克隆技术一拍即合，产生一个可怕的利益链条，践踏生命的尊严，并将克隆人猝不及防地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责编 李瑄）